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朱浩 美术编辑：左 毅 校对：曹方
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 28823906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山间轰然震响的瀑布

隐于林间的佛塔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合办

白云深处李家村

张雄文

汉晋木牍 古井里隐藏的湘东民俗

郭亮

“老夫一绝手打腹，不复举首号苍苍。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未黄。”

世人皆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示儿》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却鲜有人知除此首洋溢爱国情绪之外的《示儿》外，陆游一生曾作大量《示儿》诗，内容多为训子耕作读书事，在剔除了满腔壮志未酬的家国情怀之后，更显现恬淡自然的生活情趣，上引诗句即出自陆游所作诸《示儿》诗中的某首片段。

诗中言“简牍”者，书之代称也，在纸张被发明并大规模应用以前，文字往来多刻竹木记之，所谓“伐竹成筒，削木为牍”，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即为中国最早的书册形制，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亦溯源于此，哪怕日后纸张已被大规模使用，中国传统文人仍习惯于在诗文中以“简牍”来指称书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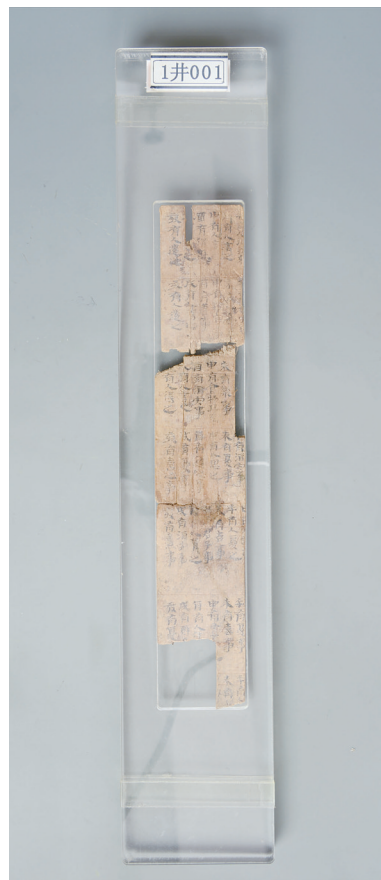
提起简牍的实物，国人耳熟能详者自然非长沙走马楼古井群出土的10万枚三国吴简莫属，信息之丰富让陌生的孙吴临湘侯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当时可谓是轰动了整个学术界。鲜为人知的是，株洲地区亦曾出土过类似的简牍，甚至有可能是跟长沙走马楼古井群出土吴简同时代，侧面反映出彼时湘东地区民俗风情之一角。

2009年，醴陵市城区解放路邓光塘（东靠青云山，西、南距湘江约900米）的中央商业广场建设工程期间，发现古井两口，株洲市博物馆考古专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在井底部发现大量的陶、瓷器和木构件、瓦当等文物，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出土了株洲地区第一枚文字木牍。

木牍现藏株洲市博物馆，长约19.7厘米，宽约3.5厘米，分正反两面，清洗后发现两面均书有墨写文字，字体为隶书，形款为从右至左横排直书。书写内容相近，正面书写五栏，按“子丑寅卯辰……”十二地支顺序排列，反面写七栏，按“……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顺序排列，正反面文字并不是行文连续。如木牍正面第四栏书有“口口口书，子有行事，且有酒内事，寅有夫妻事，卯有喜事，辰有行事，口口酒内事”；反面第四栏书有：“口有酒内事，未有麦事，中有人思之，酉有口之事，戌有麦事，亥有喜之事”这些文字记载的内容主要为当地社会的某些时段禁忌，也是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则，相当于现今人民所使用的“黄历”。

由于出土木牍上录入的文字信息太少，门类也稍嫌狭隘，故无法判定明确的录入时间，但古井及其周边亦出土大量方格纹硬陶罐、陶片等同期文化层文物，结合纹饰特点及陶罐形制，专家判定，大致为东汉末至西晋年间，这也与长沙走马楼出土之简牍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吻合性——尽管东汉时蔡伦改进造纸术扩大了造纸的原料，但相对唾手可得竹筒木牍而言，仍然太过精细和昂贵，只属于世家大族专用的“奢侈品”。社会上文书往来还是竹筒、木牍为主，纸筒并用的历史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一直到隋唐时期随着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造价也更为低廉，才逐渐完全取代竹筒、木牍之书写功用。

原本记载时段禁忌之“黄历”何以出现在废弃古井中



文物名：汉晋木牍
年代：东汉末至西晋
出土年代：2009年
出土地点：醴陵邓光塘
规制：长19.7厘米，宽3.5厘米，厚0.18厘米

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凌文超有《简牍何以“井”》一文，对包括长沙走马楼在内出土的大量简牍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南中国地区出土的大量简牍，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到期作废的文书档案，经检核之后填埋在井（垃圾坑）中，属集中填埋物，相应也比较完整，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即可归于此类；一类则是书简在反复利用后最终废弃，被当成生活垃圾投入井内，故出土之古井内往往杂有陶片、砖瓦之类的生活物品，曾引起学界轰动的里耶秦简和东牌楼东汉简都可归于此类，很显然，醴陵邓光塘出土的这块目前株洲地区唯一一块文字木牍亦可归于此类，只是其确切年份还有待确认。

或许可以对比走马楼吴简的使用年代来为醴陵邓光塘出土的这枚记有时段禁忌之事的木牍撰写一段相对明

晰的人生履历：时当三国，醴陵一地属孙吴荆州长沙郡所辖，其地巫风颇盛。孙吴统治者当时的门阀制度下，不得已大肆编造灵异以自神，利用神灵之说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故当时的道家方术之士地位很高，最高统治者如孙权、孙皓还直接与葛玄、介象等神仙方术之士交往密切，且任用不少道士人物为宦。东吴一地，巫巫氛围浓郁，也间接刺激了江南道教的发展——记有时段禁忌之事的木牍极有可能是当地官府指导民众生产生活的官方指南，在完成其使命后被当成一般废弃之文书，弃于井（垃圾坑）内，并侥幸地在原地掩埋近2000年而依然保存相对完好之品相，直到2009年的城市建设工程使之意外地重见天日，填补株洲地区出土文字木牍空白的时候，亦侧面反映了彼时湘东一地浓郁的崇巫尚道之风。



株洲风物

潞水神背神农殿今昔

段立新



整修一新的神背神农殿

茶陵历史上有五座以纪念与祭祀炎帝神农氏为主题的建筑：太和仙炎帝庙、西昌山神农殿（俗称“一化坛神农殿”）、平水三益坪神农殿、高院新高神农殿、潞水神背神农殿。这五座建筑中，至今尚存的只有潞水神背神农殿。

●炎帝参卢后裔的始封之地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正月，吉州庐陵田南（今江西省吉安县云楼镇田南村人、历史学家罗泌专程来到茶陵境内考察有关炎帝神农氏的史迹。当时，茶陵的建置为军，称“茶陵军”。茶陵军的辖区包括现在的茶陵县、炎陵县。考察归来，罗泌把他此行的考察结果记录在自己的著作《路史》之中。

翻阅《路史》卷二十四《国名纪一·露》、卷十三《后纪四·禅通纪·炎帝纪下》，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末代炎帝参卢（也叫榆罔，或者榆罔氏）的封地在当时的荆湖南路茶陵军露水乡。露水乡有一座山叫露水山，以这座山为中心的地带是炎帝参卢最初的封地。商周时期，炎帝参卢的一部分后裔由潞城一带迁徙到了这里。

《元和姓纂》记载说，黄帝轩辕氏把炎帝榆罔氏的后裔分封在茶陵军露水乡以露水山为中心的地带。炎帝榆罔氏的后裔由此而生活在这里，自炎帝庆甲以来，炎帝神农氏的家族成员都安息在茶陵，到罗泌所处的宋代，在炎帝神农氏的家族墓地，还能看到两百多座坟墓。因为这个原因，露水山受到了露水乡人的膜拜，他们把露水山视为与南岳衡山一样重要的山。

时隔数百年之后，李瀚章、裕禄编纂光绪版《湖南通志》时，在该书卷九十《封建一》中记载说：“黄帝封炎帝榆罔于露，则茶乡之露水山也。是为湖南众建诸侯之始。”湖南境内最早纳入国家建置体系的地方是茶陵露水山一带，在远古时期，这里叫“露”，露一度是末代炎帝榆罔后裔的封地。

罗泌、李瀚章、裕禄等人所说的茶陵露水乡是现在的株

鹿原的炎帝陵墓这就是现在的炎陵县炎帝陵。对此，乾隆版《酃县志》卷之十二《炎陵志》之“胜迹”条目作了记载：“茶陵睦乡有潞水兆，相传帝先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今潞水尚有古坑，土人犹呼为‘天子冢’云。”二是它的耳房设置的位置特殊。与一般的民居及祠堂或者庙宇不同，它的两间耳房设置在正前方，在庭院两侧对称分布。耳房比屋檐略低，正面硬山顶山墙成弧形，两端各带向上翘起的圆角，看上去像两翼展开的大翅膀，颇有喧宾夺主、抢人眼球的意味。潞水神农殿内部极为简陋：殿堂一进空间之内没有屋柱，也没有梁枋、天井，左右各开一门与里屋相通，与一般民房内部的堂屋无异，只有一座由杉木和木板悬空构架而成的寝堂，寝堂上安放的炎帝神农氏塑像提示前来祭拜的人：这是安放炎帝神农氏塑像的地方，这里就是神农殿。

据老辈人回忆，这里的炎帝神农氏塑像是樟木材质，约1.5米高，塑像形象与我们现在在炎陵县炎帝陵大殿看到的一模一样。老人介绍说，这个神农殿以炎帝神农氏为主神，在炎帝神农氏塑像之外，还有不少佛教塑像。清末及民国时期，在这里主掌日常法事的是几个和尚，它的最后一任主事和尚叫“由怡和尚”。在日常祭拜之外，每逢遭遇出灾的时候，附近村民以自然村为单位，通过做法事的形式集体祭拜炎帝神农氏；天旱年份，村中小孩组队进入神农殿求雨，他们一边敲打瓦片，一边齐声呼请炎帝神农氏下雨。这是旧时潞水境内特有的风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神背神农殿收归公有，作民房使用。文革期间，炎帝神农氏塑像和其它佛像被悉数焚毁。本世纪初，神农殿住户陆续迁出殿外。2009年，在征得神农殿住户同意之后，神背人用民间捐助的方式，集资重塑炎帝神农氏塑像，修缮神背神农殿。今年，神背人用民间第二次集资重塑神背神农殿，新型炎帝神农氏塑像。神农殿整修一新之后，神背人于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炎帝神农氏寿诞纪念及圣像开光仪式。

像骤然跌入世外仙境，我伫立在村庄的古树荫里，久久讶异、陶然与沉迷。

村庄在一条窄狭绵长的山谷里，安逸而闲适。两旁似乎可伸手相握的山峦翠色奔涌，耸入云天。春日的阳光有些慵懒，从我身后的山头斜斜滑落而下，将山峦分割出明显的阴阳两面：对面山峦吮吸光亮，松树、杉树、香樟与毛竹挨挨挤挤，苍碧间闪烁着银色的光芒；身后山峦背了阳光，呈深沉的墨绿，在田野、菜地与山脚村道铺开大片阴影，恍若泼水打湿了的中国画。谷底中央是一条小溪，从深山幽谧处蜿蜒跌宕而来。溪流两岸，三三两两躺着些农舍，多是簇新的两层钢筋水泥房，一色的粉墙配着红瓦或蓝瓦，又被无边的翠色浸染，彰显着村子的富足；村庄极静，偶尔的几声鸡鸣，才将我疑入世外的思绪拉回人间。

这是位于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李家村。车子从喧嚣的渌口街市一角拐上山间小路，钻入山岭纵横穿行数十里。我被层层叠叠的澄澈熏染得昏昏欲睡，窗外依旧山重水复，直到拐过又一处山峦，车子停了下来，眼前豁然开朗，阡陌纵横，陆游笔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场景再现开来。

或许因了远离尘嚣的清幽，村庄大名虽俗，却颇为不凡。我信步踱到一座横跨小溪的青石板古桥上，桥下溪水淙淙，桥面苔藓在阳光下泛着淡淡幽光。桥端村道的坡上，挺着一株硕大古树，浓碧的枝叶向桥面悠然伸展而来，似乎要与面生的我打招呼。树下侧身蹲着一座不大的古庙，不见香火缭绕，也无钟磬敲响，却令我瞬间肃穆起来。村民说，古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如此说来，古庙的年龄也不会短。

村民说起了往事传说，唐代高僧玄奘之父曾流连于此，终老后葬在村里山头密林间。一位挂冠而去的唐代太守，也辗转卜居于此，潜心修行，羽化后葬于白云缭绕的山峰之上，后世称为“杉山真人”。在此修道成佛，圆寂后化为山间尘土的僧道，不知有多少。

村庄最高的山是明月峰，居于渌口、醴陵与攸县三地交界处，海拔859.6米，与岳麓山、祝融峰等同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沿陈年腐叶堆积的山道攀援许久，穿过一处“飞流直下三千尺”轰然震响的瀑布，我在半山腰林间，看到了隐伏的5座佛塔，青石斑驳，杂草披覆。一旁的石碑上，除了依稀能辨出“乾隆”年号，其余字迹已漫漶淹没。盘旋登上峰顶，殿前林木间又隐着一座石墓，四面云雾奔涌，仙气弥漫，前有石碑标识为杉山真人墓。肃立墓前，我大口吸着林间甘甜的负氧离子，久久感慨着李家村的不同凡响。

李家村因处于深山老林，交通不便，常年贫困，属于省级贫困村。村里1800多人，青壮年多半外出打工，决然将好山好水抛在身后。

几年前，村里来了驻村扶贫工作队。在他们的帮扶下，村里拉通、硬化了村道，建起了康乐种养合作社，专做坛子菜。云雾深处种下的萝卜、辣椒、豆角、刀豆、蒜头等，似乎沾染了山水的灵气，芬芳清甜，做成坛子菜，格外甜脆爽口。运往山外长株潭地区的街市，品尝者赞不绝口。一时间，李家村“私家菜园”坛子菜声名鹊起，年收入达60余万元。贫困村村民不仅在合作社上班拿薪水，年底还有近3万元的分红。2020年，全村整体脱贫，还登上了湖南省级文明村的红榜。大家的日子渐渐红火起来，盖起了楼房，外出的人也纷纷回来了。

村民带我走进一座四面棉瓦平房围就的院落。院中铺开一床床细铁丝网，晒着切成条块的萝卜。屋内的木架上，满是或坛装或瓶装的剁辣椒、干豆角、干刀豆等。瓶装的剁椒或红椒拌刀豆，是我最爱的下饭菜之一。村民递过一瓶开盖的刀豆与一双筷子，笑道：“爬山辛苦了，尝尝我们扶贫车间的味道。”筷子尚未接稳，我已不自觉吞下一大口口水。

村里没有饭馆。中午，我与同行者在小溪旁一户农家借餐。桌上摆着糟鱼、晒肉、猪脚、鸡内、排骨、时令蔬菜，都是农家自产，或蒸或煮，色味俱全。我们迫不及待先喝口排骨汤，甘美异常，透着山泉的鲜味。更令我惊喜的是，米饭是儿时老家惯用的木甑蒸的，揭开木盖，芳香瞬间随热气溢满一屋，儿时的记忆也奔涌而出。

主人又热情端出了米酒，微笑着说，村里正打算利用山腰瀑布，打造矿泉水品牌，还准备申报3A级旅游景区呢。我蓦地想起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诗句，奔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李家村，必将更为富足……